



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写给孩子的生存秘籍

ALPHA FORCE 特种部队

少年生存小说系列

在无援的险境 做自己的英雄

[英] 克里斯·瑞恩 著
陈 宏 译



红土丛林的 终极追捕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ALPHA FORCE 特种部队

少年生存小说系列

TEZHONG BUDUI
SHAONIAN SHENG CUN XIAOSHUO XILIE

[英] 克里斯·瑞恩 著
陈 宏 译

红土丛林的 终极追捕

HONGTU CONGLIN DE
ZHONGJI ZHUIBU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14-230

Book 5: Copyright © Chris Ryan, 2004

First Published as Alpha Force: Red Centre by Random House Children's
Publishers U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Jieli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土丛林的终极追捕 / (英) 瑞恩著; 陈宏译.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5.9

(特种部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 ALPHA FORCE: Red Centre

ISBN 978-7-5448-4058-3

I. ①红… II. ①瑞…②陈…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5930号

责任编辑: 车颖 袁怡黄 美术编辑: 严冬

责任校对: 王静 责任监印: 刘冬

版权联络: 王燕超 媒介主理: 张猛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45千字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0 000册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目 录

> 第一章 乐趣与游戏	1
> 第二章 老友重聚	15
> 第三章 来自过去的脸	24
> 第四章 血迹	31
> 第五章 老虎的尾巴	41
> 第六章 面具	46
> 第七章 恶魔苏醒	52
> 第八章 披着羊皮的狼	59
> 第九章 围攻	74
> 第十章 深入巢穴	89
99	第十一章 人质 <
112	第十二章 黑暗中的孤独 <
123	第十三章 密码破译员 <
137	第十四章 逃跑 <
145	第十五章 失踪 <
151	第十六章 追踪 <
162	第十七章 红色中部 <
173	第十八章 棋差一着 <
183	第十九章 沙尘暴前夕 <

→ 第二十章 与火焰赛跑	190
→ 第二十一章 受困	200
→ 第二十二章 沙中血迹	212
→ 第二十三章 追捕	228
→ 第二十四章 接近	236
→ 第二十五章 乌鲁鲁	245
→ 躲避和逃脱的十大秘诀	249

第一章 乐趣与游戏

待在树上不是最吓人的。如果你朝着前方看去的话，感觉还行。你唯一能看到的是树干，结实、扭曲、粗糙，长着树瘤的地方看起来像是史前动物。到处都能看到细小的裂纹，裂纹下，透过树皮露出一一种更软、更红的物质。它闻起来温暖、潮湿，带着树木的芳香。事实上，这儿到处都温暖而潮湿。海克斯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当他吸气的时候，空气潮得像水蒸气一样。

除了朝前看，无论看向哪个方向，情况都开始变得糟糕。不要向下——海克斯知道最好别向下看——但其他方向可以。接着他就看到远处薄薄的空气和树叶渐渐变成了一层蓝色的雾气，他开始觉得天旋地转。

他不由自主地咧开了嘴，笑得连牙齿都露了出来。说起他目前的位置，有点神经质，还有点荒谬。他现在正倒吊在澳大利亚雨林中的一株红杉上，离地面十米，脚钩在树枝上，等待着荡到下一株树上的信号。一个星期以前，海克斯甚至不知道澳大利亚有如此茂密的丛林。现在他知道了——感谢等待登机前的在线虚拟旅行——这片广袤的大陆地形种类繁多，还有许多极端环境。这里是昆士兰州丹翠雨林的一角，植被繁茂，气候潮湿、酷热。海克斯知道，仅仅在大约十公里外，土地就变得干燥，植被也从大树变成了灌木。

海克斯把注意力转到吊着的树上，像只猫头鹰一样缓缓转动着头，尽量避免向上下看而迷失了方向。他发现了下一棵树——他的目的地。一个亮黄色的星形标志物在两根树枝中间闪烁着。

海克斯与其他四名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共同组成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被称为“阿尔法特种小队”。他们一道解决了许多艰难的任务，但眼下这个应该是最奇怪的一个——义务为一档电视真人秀试验游戏项目。这是为了慈善事业，他严肃地提醒着自己，强迫自己把笑容在变得歇斯底里前从脸上赶走。每找到一个星形标志物，就会有一家赞助商为选定的慈善项目捐款，所以在真正的选手抵达前，阿尔法特种小队在这儿做着测试。

海克斯对此并不十分在行。他擅长的是基于网络空间的与代码有关的游戏：他是一名出色的黑客和密码破译者。他习惯于待在室内，对着他的电脑，或者待在健身房里。没有加入阿尔法特种小队前，他唯一与广袤户外有联系的就是环绕着汉普斯特荒野跑步。但这会儿，他在这儿，吊在潮湿雨林里的一棵树上，等待着摄像团队确定好机位、布置好灯光。

阿尔法特种小队的其他成员也不轻松。当海克斯在树枝上提心吊胆地缓慢移动时，他的中英混血朋友李正在二十米开外吊在一截弹力绳的末端冲向地面。不同于海克斯，在这儿，李绝对是如鱼得水。她正用双手抓着绳索，膝盖弯曲，两脚做好冲击准备。刚一接触地面，她就弓起背，蜷起膝盖，然后像猫一样弹起，向着高挂在另一棵树上的一个盒子冲去。一系列动作优雅流畅，动作的精准显示出她从年幼时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李乌黑顺滑的长发编成一条辫子，像一条尾巴一样甩在身后，她修长的腿像荡秋千的演员一样轻松地钩住了一根树枝。她的一边用腿圈住树枝保持稳定，一边从盒子里取出一颗黄色的小星星。接着，像猴子一样，她落回地面，再次熟练地向前冲去。

保罗真心希望自己能和伙伴们一起待在丛林里。这会儿，他正趴在一个有机玻璃隧道里，在澳大利亚的酷热天气下就像

待在一个温室里。他抬起手腕擦了擦眼睛周围的汗水，他爬进来是为了找一颗星星，他迫切地想结束这个游戏，回到新鲜空气中去——或者说，至少新鲜一点的空气；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整个雨林都好像桑拿房。这会儿在保罗的愿望清单上，拯救濒临灭绝的老虎可远远不如灌下一杯冰镇可乐。

保罗拿起了星星。“到手了！”他朝着摄像团队叫着。

一阵愤怒的嗡嗡声在他耳边响起。他面前的地面上，一种黑色的黏液冒了出来。这是柏油？石油？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保罗就惊奇地发现这黑色的东西开始发出蓝色的金属光泽，接着，一大群巨大的苍蝇像导弹一样撞到了他的脸上。它们在他耳旁轰鸣着，撞击着他的皮肤，像不间断的水流一样追寻着他身上冒出的汗水。他身上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苍蝇拥进了他张开的嘴里。他感觉到了苍蝇被嘎吱嘎吱地咬碎，苦涩的味道冒了出来，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口水，同时摇晃着头和身体试图驱赶那些苍蝇。破碎的苍蝇卡在他的唇齿之间。隧道壁左右摇晃起来，但这没什么作用。苍蝇与他脸上的汗水粘在一起，像一层黑色的蕾丝面纱。它们开始从他的衣领挤进去，从袖口爬进去。

保罗原以为自己已经很习惯苍蝇了：在他位于阿根廷的大牧场里，苍蝇和其他昆虫经常侵扰牲畜和照看它们的人。但这一次不可同日而语。

“是谁把电视真人秀设计成这样的？”他一边低声抱怨着，一边顽强地爬进了下一个房间。这里挂着蜘蛛网。也许他正好可以用这些网来对付苍蝇，保罗想着。

那些蛛网像黏性胶布一样粘在他身上，但他正忙着对抗耳朵里的嗡嗡声和嘶嘶声，几乎没有注意到。他拿起了下一个目标，在目标下面，是一只巨大的蜘蛛。

保罗对着蜘蛛做了个鬼脸。“我可以拿所有这些美味的苍蝇跟你交换那颗星星，怎么样？”

“保持那个姿势，保罗，”一个摄像师叫道，“我们需要给那只蜘蛛一个特写。只需要不超过一秒。”

保罗等待着，用母语西班牙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他对野生动物并不神经过敏，但是这只蜘蛛绝不是在一个幽闭空间里的最佳伙伴。它的身子是黑色的，呈鱼雷状，上面分布着细小的黄色斑点。它的腿足有保罗的手指长，环绕着一圈圈黄色的花纹。它的腿焦躁地挥舞着，保罗想象着它已经准备好释放毒液了。当然，它不可能真的有毒。在电视节目上不可能是真的，保罗知道这一点。他只是不得不反复这么告诉自己。

“对不起，保罗，”摄像师喊道，“这比我们想的要多花点儿时间。放松点。”

“看来我们得再忍受彼此一会儿了。”保罗皱着眉头对蜘蛛说，“我们等的时候你能吐些丝吗？”

亚历克斯这会儿也在匍匐前进，甚至更不舒服。他用手和膝盖把自己撑在一道壕沟里，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微型沼泽，满是杂草和水蛭，而且臭气熏天。随着不断前进，他在壕沟底部感觉到了一颗星星坚硬的边缘。事实上，尽管这道壕沟对于绝大多数人像地狱一样，可是亚历克斯并不觉得不舒服。这让他想起了父亲给他讲的故事。亚历克斯的父亲曾在英国特种空勤团服役，那些求生知识和英国特种空勤团精选出的令人津津乐道又毛骨悚然的故事亚历克斯早已耳熟能详，就好像足球和数学一样。

亚历克斯的手指触到了泥巴下的目标，向上猛地一提，把它拉出了杂草丛。泥巴发出一声闷响，一股刺鼻的气味随之散开——阴冷的腐败气味刺激着亚历克斯的嗓子，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停止了动作，紧紧地闭着眼睛，希望这股恶心的感觉赶紧过去。父亲曾跟他说过自己如何在哥伦比亚的一次秘密任务中爬行着穿过下水道。不管怎样，亚历克斯告诉自己，如果他想要跟随父亲的脚步，他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做好准备。

这会儿，他的肩上、屁股上都是泥巴，T恤和短裤里是厚厚的、暖暖的泥浆。但是亚历克斯发现了好的一面：至少蚊子离他远远的。他停了下来，把一些泥巴像遮瑕膏一样在脸上和脖子上抹匀。如果我是只河马，这里就是天堂，他想。

片刻后，阿尔法特种小队的第五名成员，安贝儿，在数百米外一个水深齐胸的湖里涉水前行，她的目标是一丛芦苇，在那儿她看到了一颗星形目标。水草叶摩擦着她赤裸的小腿，偶尔还能感到一些硬硬的东西滑过，不过这也可能是她的想象。她穿着徒步靴，所以她觉得得到了良好的保护。总的来说，她觉得这个游戏挺有趣。这个湖在丛林的中心地带形成了一片开阔的空地，安贝儿非常享受沐浴在阳光下，她黑色的皮肤贪婪地吸收着光线。这是自阿尔法特种小队前一天抵达雨林后，她第一次看到太阳。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处在树木无边无际的遮蔽之下，即使在正午也仿佛身处幽暗潮湿的地下世界。透过叶子射进来的不断变化的绿色光线，让她想起在大洋底部的黑暗中进行深海潜水的景象。现在她觉得自己好像游了上来，穿破了水面。

水对于安贝儿来说就像自然栖息地一样。她待在水里的时间和待在家里的时候差不多。她的父母曾是软件界的亿万富翁，拥有数艘游艇。就像一个专业的水手一样，她精通所有的水上运动，还有滑雪、马术和射箭等等。在双亲死于飞机失事后，安贝儿发现他们比她所想象的更富有冒险精神。他们秘密地用自己的技能和财富去做好事。在那之前，安贝儿一直是一个受到庇护的富家女。而现在，像亚历克斯一样，她决定继承

家族传统。

当安贝儿解下第一个目标时，她看到了海克斯正在水边。他应该完成了他的任务。让我试试他是不是够机敏，她想。手腕一抖，她把目标甩了过去。

海克斯用一个流畅的动作接住了目标。“你扔得像个姑娘。”他喊道。

“是吗？你接得像个黑客。”安贝儿冲他咧嘴一笑，说道。

特蕾西，一位二十出头的执行制作人，站在湖边挥舞着她的宽边丛林帽。“在那儿，安贝儿。”

安贝儿环顾了下四周。第二颗黄色星星就在不远处的一块岩石上。她坚定地向着那个目标涉水而去。

岸边，海克斯轻轻拍了拍特蕾西的肩膀。“不好意思，不过，你看到那个了吗？”他指了指一丛芦苇。一只鳄鱼低低地隐藏在水里，它粗糙的背部像一截潮湿的原木一样在阳光下泛着光，半闭的眼睛在水平面上刚好能被看到。

特蕾西把视线从笔记夹板上抬起，越过她的无框眼镜的上部凝视着海克斯。“那不是真的鳄鱼。”她用一种尽力保持着耐心的语调说道，好像她在与一个小孩说话，而不是一个拥有着天才级别智商的少年。她指着水中其他几处黑黑的轮廓，“看——那儿，还有那儿。它们只是道具。塑料的。”

“我能看出其他那些都是塑料的，”海克斯答道，“但我刚

从那个方向过来，那会儿那里还没有鳄鱼。”

特蕾西居高临下地朝他微笑。“它们是塑料的。”她又说了一遍，“这意味着它们是漂浮着的，如果有人涉水而过，它们会随波浮动，开始搅起水花。”

另一个目标呼啸而来。海克斯下意识地一把接住，甚至都没有看一下。他转过身，看到两个穿着绿色护林员制服的男人站在水边，手里握着看起来像麻醉枪的东西。

“接得漂亮。”特蕾西说道。

“他们也是为了真实？”海克斯边说，边冲那两个人点了点头。

“是的，我们会在拍摄时用上他们。你知道，这能让观众觉得所有一切都是真的。”

安贝儿正向着第三个星形目标前进，突然，她停住了。

海克斯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什么东西让他脖子上的头发变得刺痛。“安贝儿，你还好吧？”他叫道。

“我的脚被水草缠住了。”安贝儿答道。海克斯能够看到她的肩膀抽动着，好像她正在用力拔着什么，可是她还是没有拨动。“该死，”她抱怨着，“肯定是缠住我的靴子了。”她又用力拔了拔脚。

海克斯的心神不宁并没有消失。他又查看了下那只鳄鱼。它看起来和之前几乎一样。是吧？海克斯有双非常善于发现细

节的眼睛。他能侵入安全性极高的计算机系统，并把自己探索所留下来的全部痕迹清除。他早已学会了相信自己的直觉。想一想，他对自己说，这幅景象哪里有问题？

他看了看其他鳄鱼。它们都和他注意到的那只一样低低地浮在水里，随着安贝儿试图把脚抽出来而造成的水波飘来荡去。

然后，海克斯意识到哪儿不对了。其他鳄鱼都在移动。但是那一只却一动不动。它是真的！它感觉到安贝儿遇上麻烦了，准备伏击她。

安贝儿又咒骂了一句，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沉入水中。

海克斯用尽全力高声喊着：“安贝儿，不要！”

在阴暗的水底，安贝儿听不到他的叫声。她也看不清有什么。被她激起的污泥让湖水看起来像蔬菜汤似的。她沿着自己的脚踝摸索着，感觉到一条绳状的水草套住了她的脚。她用手指摸索着，发现了一个很粗的部分，和一些较细的叶子缠在一起挂在了靴子的钩子上。她被卡得死死的。

安贝儿浮出水面，长长吁了一口气。她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海克斯用力地大喊着：“安贝儿！快从水里出来！有鳄鱼！”

安贝儿转头环顾了下四周。她看到海克斯疯狂地挥舞着手臂，特蕾西则呆若木鸡地站着。在他们身边，护林员端起了麻醉枪抵住肩膀。她的心跳开始加速了，安贝儿沿着枪膛的方向

看到了一个黑色物体低低地躲在水里。她猛地一提脚，可是它还是被缠在水底。她没有希望了——只有死路一条。

特蕾西哭了起来，声音变得歇斯底里。“糟了。枪还没有上膛！”

“是我的靴子，”安贝儿尖叫着，“我要把它脱掉。”

海克斯看到安贝儿再一次沉了下去。她的头露在水面上，手则摸索着靴带。她胡乱地解着带子，脸上满是绝望的神色。海克斯知道安贝儿穿的那种靴子。它们是为了艰苦的户外徒步旅行设计的，像凯夫拉纤维一样坚固耐用，以十字形系带牢牢固定在脚踝周围。每次当其他人等待安贝儿做好出发准备时，他们总会抱怨这些靴子费时费力。“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她总是说，“我知道它们不会在匆忙中掉下来。”

现在，这些可靠的靴子变成了死亡陷阱。

“鳄鱼走了。”其中一名护林员说道。他警惕地放下了手中的枪。

“它可能在水底的某个地方。”另一名护林员说。

安贝儿手指肯定快得像闪电一样。她解开了靴子，用自由泳拼命向他们游过来。

“快，安贝儿，快！”特蕾西尖叫着，好像卡通人物一样惊恐地上蹿下跳。

有一只饥饿的鳄鱼在水里尾随其后，安贝儿不需要任何鼓

励。她撞上湖岸边，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带着飞溅的水花穿过芦苇丛，回到了岸上。黑色腿上亮红色的伤痕，正是硬缆绳似的杂草划出的。她挣扎着穿过淤泥，瘫倒在海克斯的脚边，大口喘着气。

“它在哪儿？”

特蕾西走近水边，往下看。去。“它走了。”她说，她转过身看着大家露出了微笑，“消失了。我们肯定把它吓跑了。”

海克斯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一边向后退，一边费力地拖着安贝儿。“离开岸边！”他尖叫着，“快离开！”

特蕾西转过身，一脸困惑。这时，她身边的水面突然炸开，鳄鱼像一枚导弹一样冲了出来。海克斯在飞溅的水雾中看到了铰链似的下颌的巨大轮廓。这实在是令人震惊和恐惧的一幅景象：张开的、如史前巨兽的嘴，里面满是参差的、爬行动物的利齿。这一刻，时间仿佛冻结了一般，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似乎是回到了一个侏罗纪的清晨。

肾上腺素让海克斯像处于子弹时间中的马克思·佩恩一样运动。他抓过一把无效的麻醉枪，用尽全身的力量，像用剑道的竹刀一样从鳄鱼的头顶直直往下劈去，狠狠击中了鳄鱼鼻子最柔软的部分。这只爬虫扭过身子，依然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冷血样子，重重地摔进水里，激起一片水花。